

秋后行

□ 高岳山

季节的锤子轻轻落下,宣示立秋了!万物都做好了心理准备,开始新的征程。

蝉声不再嘹亮清脆。也难怪,扯着嗓子喊了一个夏天,热死了,热死了,谁也没有理睬它们。太阳仍旧毒辣辣地照着,蝉儿躲在树荫深处,也被炙烤发焦。越不耐烦,越急躁,就越要呐喊,仿佛不宣泄完心中的不满和愤懑绝不善罢甘休。今夏有些反常,雨好像和大地有仇似的,来得极少。即使来了,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慌忙洒下雨水,就不见了影子。蝉缺少雨水滋润喉咙,嗓子眼直冒烟,声嘶力竭在所难免。幸运的是现在的孩子大多被辅导班束缚以及被网络游戏和电视剧等所吸引,对捕蝉兴味索然,威胁蝉生命的几率骤降。

池塘边的柳树人瘦毛长似的,好像是人坐牢回来,没精打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和“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的诗意荡然无存。那长长的柳条上的叶子泛黄,还有不少虫眼,满目沧桑。斑驳的树干催促着树根从池里吸水,以供应树枝树叶的水分消耗。由于蒸发太快,往往出现供需短缺,树叶打蔫,发黄,直至死亡。本来身体发虚,需要静养,偏偏蝉喜欢呆在柳树上没完没了地鬼叫,叫得心发慌,叫得头发晕。倒是垂钓者心地善良,坐在柳荫下,默默地陪伴着柳树。柳树看着长杆,看着垂纶,看着鱼儿咬钩,不知不觉地免费学会了钓技。学会了,自然手

痒痒,要显摆一番,垂下柳条,等待鱼儿。可毕竟柳树没有姜子牙的本事,直钩是钓不到鱼的。非但钓不到,反而遭鱼儿的戏弄,丢了几片树叶,一无所获,应了那句“赔了夫人又折兵”。

小区里几栋楼相互依偎,风难以钻进来。就是偶尔渗进,也被空调的热浪驱赶。绿化带的树木、草坪依赖物业人员的喷水,还是缺乏活力。但有一种树木例外,那就是紫薇。这儿一片红,那儿一片红,红得温柔,红得亮堂,撑起了一方天空。我感到困惑,别的树有厚厚的皮保护,都经不起高温的蒸熏,苟延残喘,而光滑滑的近似裸体的紫薇却以旺盛的生命力生存,且花期从夏到秋,花儿常开不败,真是一个奇迹。

公园里,几条长堤把一大片水域人为地分开成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几块,几座石桥又让它们血脉相通。水面反射明晃晃的阳光,让岸上的行人感到眩晕。水里的金钱草长势良好,抓住一切机会霸占水域,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浮萍则见缝插针,趁机塞满金钱草的空隙,在水面共同织起一张绿毯子。在这一段经过,风经过“绿毯子”的过滤,顿时软了不少,轻了不少,自然充满绿意和阴凉。公园东北角的荷塘,万绿丛中几点红。有“擎雨盖”之称的荷叶没有擎住几次雨,倒是擎住了日头,不让滚烫的阳光溅落,伤了荷梗和躲在荷叶下的花苞,还有荷底水里的游鱼。有时实在把持不住,就枯焦牺牲自己。荷花过了盛期,只

有零星的红花突破荷叶的防线,招摇地开着。被摘了或枯萎了的莲蓬的荷梗直立在那,象征着曾经的成熟和辉煌。荷开始没落,镀上了秋光。西边的照壁旁几株夹竹桃顶在头顶的花红白相间,红得萎靡,白得丧气。也许是秋透露了信息给它们,夹竹桃心理素质不过硬,没有了底气,没有了精神。原先护卫着夹竹桃的喜树、木槿、石榴,也都松松垮垮,失去应有的警觉,打起了瞌睡。在外围的银杏叶扑啦啦地拨动着阳光,开启了划向秋的深处的旅程。在照壁西北侧,一大丛修竹苍翠欲滴,好像阳光都被它们融化成绿色。但我相信盛极必衰的哲理,竹子从此迈出了式微的步伐。

到郊外,又是另一番景象。农民早在立秋前割完稻、插完秧,把一大片一大片绿呈现在田野。风也垂青这成片的绿,攒集在一起,在禾苗上调皮地嬉戏、跳跃、打滚,不经意间把笑声收集成一束束,抛向田埂,正好在你的身上软着陆。有了禾苗和泥土清香的风摩挲着你的脸,凉爽无比,让你真正意识到秋来了。你猛吸一口,沁人心脾。看来秋来,不一定总是衰败的迹象,也有无限的生机。

秋后,仍然炎热,秋老虎不好惹。可喜的是夏日少有的雷声在天空翻滚,尽管雷声大雨点小,但老天毕竟已经在忏悔:对不起夏,不能再对不起秋了。我相信天公会做美的,来一场雨,滋润大地,也滋润我干渴的心田。

醉美西溪南

□ 黄琼

西溪南是黄山市徽州的一个古村落,又名丰溪,丰南,溪南,距现在已有近1200年历史了。一提及黄山,大家脑海中会马上浮现出“青砖小瓦马头墙,回廊挂落花格窗。梦里水乡芳绿野,玉滴伯乐慰苏杭”的场景,西溪南的看点不在此,它最大的特色,是有一大片原生态的湿地枫杨林。绵延四公里的枫杨林,被清澈的丰乐河水环绕着,郁郁葱葱,有“天然氧吧”之称。

枫杨林?大家可能谈“杨”色变,会立马联想起那“五月飞雪”的白杨,漫天浮游的白絮热情似火,不顾一切地要与行人亲密接触,让人避之不及,哈哈,“多情反被无情恼”!

枫杨和白杨大相径庭,完全不是一回事,它又名水麻柳、榉柳、大叶柳、燕子树、麻柳等。因此此树既有白杨的剽悍与率真,又有柳树的曼妙与婀娜。你瞧,它树形高大,顶天立地,冠盖如云,像一把把巨伞,鳞次栉比,挨挨挤挤,为草地,撑起一个巨大的天然绿色帐篷。人在其下走,顿觉自身无比渺小。阳光调皮地从叶片的罅隙处投下斑驳跃动的碎金,使得整片树林少了一些阴郁与肃穆,多了一份朝气与活泼。同时,小路两旁的树木两两相对,树干奋力地向中间探出身子,树梢在空中热情地牵手,像一对对情侣正在举行盛大的集体婚礼。“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每一阵风过,我们都点头致意……”就这样遥遥对望,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初心不改。“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我们共享雾霭、流岚、虹霓。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这才是伟大的爱情。坚贞就在这里:爱——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刚柔并济的枫杨,风吹,漾起波浪,树上那一串串飞蛾似的果实,像一节节项链,又像数不清的风铃,叮叮当当,为幽静的树林增添了一份灵动与神秘。

放眼望去,满目苍翠。草地是绿的,树叶是绿的,小河是绿的,连阳光、空气似乎也都变成绿的了。无论是淡绿,葱绿,草绿,新绿,黄绿……都无法确切地描摹,它不浓不淡,不深不浅,增之一分则太过,减之一分则不及,恰到好处,真不得不佩服大自然的神奇!绵延四公里的绿,漫步其中,

让我的五脏六腑、每个毛孔、每个细胞都感到如此熨贴、舒服,连朱自清大作《梅雨潭》的绿在它面前一定也黯然失色,因为那会让我联想起闻一多的“这是一潭绝望的死水,春风也激不起半点涟漪……”,太过深沉,缺乏生机和活力。

有柳树的地方,自然也浪漫提供了舞台。“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诗意的约会,必然有诗意的唯美。

丰乐河水,像一条玉带,缠绕湿地,相得益彰,互相成全,让绿色显得格外干净、饱满、润泽、澄澈。在这里,小草绿得发亮,枫杨摇曳多姿,河水碧绿如黛,所有的烦恼和忧愁,都如烟雾般散去,只留下心中一片盈盈的绿意。

绿是大自然的本色,古往今来,文人墨客,入画入诗,既有“草色入帘青”的优雅,“绿树村边合”的美妙,也有“春风又绿江南岸”的意境,“绿杨阴里白沙堤”的宏阔……

绿,也是我们祖先对美好的寄托。最好的马称为“绿耳”,最好的酒称为“绿蚁”,最美的发称为“绿云”,最珍贵的琴成为“绿绮”,最好的玉称为“绿如意”……

绿还是生命的颜色,在大自然的神奇变幻中,它总显示着生命的存在。欧·亨利笔下的琼西姑娘不正是从老画家笔下的最后一片绿叶中,获得了生活的勇气 and 希望吗?

在这里,没有路人的行色匆匆,没有酒馆里的高谈阔论,目力所及,只是一望无际的绿色、寂静、清风,间或一两声清脆的鸟鸣……单一并不单调,简约却不简单,带给我深深的震撼,唤醒我内心的宁静,洗去我的烦闷,给我的肉体与灵魂来了一次深刻的洗礼。在成年人的世界里,欲望和喧嚣太多,我们有时需要的正是这样的寂静,才能让人焦躁的灵魂镇静,沸腾的血液冷却,放纵和善变的情绪稳定,不是吗?

不怪人们太迷惘,怪这世界太疯狂。世界需要绿色,绿色会给迷惘的灵魂,一个安静的港湾!纵然心中早已寸草不生,但就像飞向火光的飞蛾,甘愿做烈焰的俘虏……在西溪南,我……醉了……

废物

□ 石泽丰

对一些没有使用价值的东西,我常常把它当作废物,譬如一些过时的报纸,一尾破损的犁铧,又如父亲生前睡过的那张竹床——虽然已散了架,但我还是舍不得扔掉。这么多年了,我觉得它是我精神的一种寄托。每次回去看到它,我似乎感觉到父亲还在世,他只不过是出了一趟远门,也许正在回来的路上,这样想着,我心稍觉宽慰。

其实,在时光老人的面前,有哪一件物件不是未来的废物,它们在风雨中磨损着,因昼夜的更替而慢慢地变老,最终像一滴从悬崖上滴落的水珠,归于崖下的池面,一声脆响,划上了自己消失的完美句号。

我的屋场亦是如此。

在我家屋后,有一条近三十米长的土圩子,它是我儿时的乐土。记得那时圩子边就有一棵苍老的大树,枝叶繁茂。炎热的夏季,男人们总爱到那里去纳凉,他们从自家搬去竹床,放在圩上的树阴底下,躺着,任后山的风吹来,任蝉声绕着自己的睡意。那些赶不走的苍蝇,轻捷地落在他们露出的皮肤上,细脚挠出烦人的痒感。每个烈日当空的正午,我的父亲都要在那里睡上一觉,他把双手搭在肚子上,呼呼地睡,疲劳让他无视这一切。我看到树阴漏下的光斑,随风荡漾在他身上。渐渐地,阳光照射过来,烤得父亲不得不挪动自己的竹床。随着时间的推移,树阴自西向东,一点点地移着,人们也得跟着移,跟着时间的脚步,移到了另一处。移着移着,我的父亲就移出了这个世界。

时隔三十多年,屋场上的人都搬走了,剩下残垣断壁或已长满野草的屋基。上次我回去,二叔告诉我,说是那树和藤现在没有什么价值,前些年被砍了,土圩也被铲平了。顿时,我有一种说不出的难过,那个曾经让我快乐过的地方,那个曾经看着我长大又走出村庄的地方,如今变成了野岭,变成了村人眼中的废物,它们被抛弃,被时间之草掩埋。

在回来的路上,我想到废物堆,想到那些被处置过的许多废物,它们在窃窃私语,相互诉说着当年的故事。在它们心底,也许各自还在数落着曾经见证过的新的生命,数落着已送走多少年迈的长者。它们把语义丢在风中,丢在岁月的河面上,用一种残破之态,正在被移出属于我们的世界。